仙客来

谈瀛洲

一、

有朋友问我，“冬天可以种什么花呢?”

我说，“除了水仙、蜡梅这些传统名花外，还可以种仙客来。”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园艺品种的仙客来，绝对是冬、春之际的开花机器。它从十月底、十一月初开始开花，一直可以开到第二年的四月底、五月初。这样的话，爱花人在整个漫长、少花的冬季，就不会寂寞了。

记得是在刚搬来现在的住所的时候，我看到在阳台的栏杆上可以挂几个花槽，然后在花槽里又可以放几盆花，就去花市了。

在花市，我被一种新品种的仙客来迷住了：它的花瓣是一种极娇嫩的浅粉色，已接近白色，但边缘又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那种光滑的，而是起着褶皱，就像小姑娘的裙边，而且是跟花瓣不一样的深桃红色。

我立刻兴奋地把它买了回家。那天我是骑了自行车去花市的，我就把花放在车斗里。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灯前我停下了车，这时这盆花吸引了一个过路的小男孩的目光。“真漂亮啊！”他由衷地赞叹道。

是啊，美丽的花儿就是会这样引发人们不由自主的强烈反应的。

二

新奇的品种，带给种花人的乐趣真是不可言喻。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喜欢这一点点褶皱的花边呢？我的回答是：种花的都要讲究个品种。品种跟品种之间的区别，不就在这一点点的地方吗？这就像问，我们为什么会喜欢美女呢？不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不就是眼睛大了点，鼻子挺了一点吗？

那些植物的育种家们，忙的不就是这些事嘛：这种花原来只有单瓣的，我非要给它培育出个复瓣的出来；原来只有单色的，我非要给它培育出个复色的出来；原来只有红、白、粉、紫色，没有蓝色的，我非要给它培育出个蓝色的出来。老祖宗就是用的杂交技术，近年来他们也觉得不够用了，甚至用上了最先进的科技：基因工程。

对花的新品种的追求，代表了人对新异的美的不断追求。

小时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有时会从自忠路的家一直走到南京西路靠近黄陂路口的一家花鸟商店去看花（这家店后来搬去了别处，再后来索性关门了）。说是花鸟商店，但没有鸟，花的品种也很少。记得在那里看见过仙客来，只有红色、花瓣边缘光滑的最普通品种。再往后，有了自由市场，就不去花鸟商店，而就在附近的江阴路花鸟市场看花了。

在那个贫乏的时代，即便是花的品种也是贫乏。

三

那时，大概是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后来，我又陆续去花市买了好几盆，都是各种花色、带褶皱边的仙客来，放满了挂在阳台栏杆上的三个花槽。即便在上海最冷的一月、二月，它们也在不断开花，给我和许多走过我家楼下的路人带来了一个美好的冬季。

它原产土耳其、以色列、突尼斯等地中海式气候地区，这些地方相对来说冬季温和多雨，夏季炎热干燥，所以它跟水仙、郁金香、风信子、番红花等原产地中海式气候地区的球根花一样，形成了在温和与冷凉的秋、冬、春季生长、开花，在炎热的夏季休眠的习性。

仙客来不耐酷寒，但在上海它完全可以在室外过冬，而且还能不断开花，而且一直开到初夏才消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那就是要给它合适的照顾。

所谓合适的照顾，那就是首先要把它放置在能晒到直射阳光的地方。植物的生长全靠光合作用，仙客来也不例外。其次它的叶片多，花多，蒸发量大，一定要给它及时浇水，不能让它受干。

我常对问我该怎么种花的朋友说，学会了给植物浇水和晒太阳，它们就不会死；但是要让它们开花开得好，还要学会给它们施肥。

因为我们种的是园艺植物，不是杂草。杂草只需满足它们自私的生长与繁殖的要求就可以了，园艺植物却要供给我们大量艳丽的花与丰美的果实，所以必然会对我们有多一些的要求。

仙客来是一种多年生的球根植物，它的球根是扁圆球形的，种的时候上端要露出土面。然后秋凉的时候，先是新叶然后是花梗，都从球根的顶部抽发。它从冬到春都在不断发叶、开花，所以每十天左右都要给它施用一次含氮、磷、钾的肥料，不然它的开花量就会减少，甚至停止开花。

仙客来种得好的话可以养四五年才会老化，不需要每年都去买新的。初夏它停止开花后，可以把它移到荫凉通风的地方，并继续浇水。不要让它淋到雨，不然球根会腐烂。这样它到秋凉时，就又会萌发新叶和开花了。

我一直觉得仙客来即便在不开花的时候，也是一种观叶植物：它长着肥厚的深绿色心脏形叶片，叶缘或叶子中间还有一圈银白色的斑点，很奇特。

它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才从国外传来的，所以中国的园艺古书上都没有提到。仙客来是它的学名cyclamen的音译加意译。你想必知道它还有一个“兔子花”的别名，因为它的五片花瓣向上翻卷竖起，就像是兔子的耳朵。

仙客来还有大、中、小种，不但花色娇艳，许多品种还有香气。花市上一般所见，都是中型和小型品种。小型品种可以种在一手便可托起的小盆内（当然因此也需注意浇水，不然植株很容易受干），尤显娇小可爱。

我觉得在其他方面，古人的乐趣不一定输给今人，但在种花的乐趣方面，今人的乐趣绝对是超过了古人，那就是今天的我们有许多古人无法得到的来自异域的美花可种。

光有金刚钻，揽不下这『瓷器活』

李君兰 文 钱定华 图

被网友戏称为“题字狂人”、“弹幕鼻祖”的乾隆，出不了门时，连瓶瓶罐罐也不放过，喜欢在自己钟情的瓷器上题诗。宫廷御人将他的御迹刻于瓷器上，便有了“瓷刻”的雏形，经时间发酵、沪上匠人精心呵护，最终形成一门高技术含量的技艺，现已被列入上海市级“非遗”名录。

有着“瓷器上的刺绣”之称的瓷刻，可是一场硬碰硬、实打实的一锤子买卖。瓷器的硬度很高，要在瓷器上留下痕迹，非得用比它硬度更高的合金钢、高碳钢或金刚钻等材质制成的刀具不可，真所谓“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而光有刀的硬度还不成，手里还需握有行刀若流水般之“柔”。这“柔”中的要义，一是各种刀具玩得溜，去大面时用平口刀，表现起线、边缘、圆弧等细微之处得用尖刀，而若要产生书法里那种“屋漏痕”的意境就得要换棱形刀……刀刀有讲究；二是各类刀法玩得转，排刀法、跳刀法、点刀法、横刀法等。刀刀有窍门，需因画而异，交叉组合使用。无论是刻人物、山水、花鸟，还是书法篆刻，每一刀下去都得带着十二份的专注，稍有不慎，瓷面爆裂，前功尽弃。

据说，清光绪年间“瓷刻”颇为风行，一度有“镌瓷科”这样专门培训刻瓷人才的机构。当时涌现出的大批瓷刻高手中，以三林镇上的华约三最负盛名，那时，有大批文人雅士甚至儒商赶至三林向他拜师学习，由此，瓷刻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当“镌瓷科”已成尘封往事，瓷刻一度风光不在之时，这门技艺仍在上海三林匠人的手里传承并发展着，经几代人的摸索、努力，最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成功将雕、刻、磨、皴、擦、染等方法与书画艺术融为一体，使作品不仅限于瓷盘、瓷盆，发展至花瓶、异型瓷器等种类，此外，还开创性地运用到大型插屏之类的作品中，从而一展瓷刻新风，形成一套自己的雕刻语言——三林瓷刻艺术。

“唯有历经八十一难，方能练得七十二变”，唯有刀刀经心，方能将栩栩如生的人物肖像、刚劲有力的篆刻书法、活灵活现花鸟鱼虫、浓淡相宜的水墨丹青……跃然于瓷器之上。

非遗在身边

默然

那秋生

静穆而不作声，这是“默”的本义。国学中常见的名言有：“恭默思道”（《尚书》）；“默而识之”（《论语》）；“或默或语”（《周易》）；“三年默以思道”（《国语》）；“我不欲战而能默”（《左传》）；“至道之极，昏昏默默”（《庄子》）……名人中有喜欢用这个“默”字的，比如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为后人已经做出了表率。文化大师钱钟书，其字“默存”，一生写作正是遵循着这个原则：默中存智。他在《谈艺录》中说：“独行其是，不顾人非；自娱其老，不期同好。”著名文学评论家顾骧，将书房取名“煮默斋”，其人生感悟与文化守望既独特又坚定。

一波三折上冰川

曹正文

新西兰南岛是冰川地形，其中以福克斯冰川最为著名，南岛最诱人的节目是：乘直升飞机降落在冰川上留影。

导游在车上统计人数，并说如有1人不去，大家也去不成。一征求意见，有人不想去，一是觉得乘直升机有危险，二是价格太贵，每人需出资310元纽币（合人民币1333元）。这事有点尴尬，经我逐一做工作，全团才统一口径，一致报名参加。原计划当晚投宿福克斯冰河小镇，第二天早晨乘直升机上冰川，车子未到小镇，导游小陈接到电话，福克斯小镇乘直升飞机名额已满。我们只得改道去了约瑟夫冰川小镇。那个小镇也可乘直升飞机上冰川，不过冰川美景不如福克斯小镇。

我们被安排在一家西餐店用晚餐时，导游又接到电话，说第二天乘直升飞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新西兰冰川直升飞机公司为确保安全，一定要视天气情况而定，有雾不能上飞机，风太大也不能升空，风太小也不行。

众人心中忐忑，但仍抱有希望。翌晨一早，我们赶到飞机集合点，可得到的回音是飞不了。原因是有雾，直升机无法上空。

约瑟夫飞机场工作人员说，你们明天再来碰碰运气吧！按原计划，我们上午飞上冰川后，即赴泰普提尼国家公园游览，然后乘车去皇后镇，如在这里耽搁一天，后面行程会全面乱套，如果游完皇后镇，再重返冰川小镇，来回需要6个小时。看来这次冰川留影的节目要泡汤了。我们只能去福克斯小镇上游览，过了半小时，车到福克斯小镇，太阳升起来了，雾也散了，导游的手机忽然响了，福克斯小镇飞机公司告知，上冰川的直升飞机可以起飞了（因原来候机者等不及已离开，所以有空位）。这一下，大家都欢呼了起来。我们赶紧一组6人赶到停机坪，螺旋桨轰隆隆地响，驾驶员是个戴墨镜的中年人，他把两位女士安排在副驾座，我们另4个人坐在后排。飞机一发动，直升机离开绿地与乡间小屋，腾空而起。

飞机掠过广阔的原野，掠过蜿蜒的山峦，眼前是游移的白云，还有蔚蓝色的天空，不一会，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冰川，这时飞机距离大海约260米，而福克斯冰川覆盖面积达3200公顷，我们的直升机缓缓地降落在洁白的冰川上，打开舱门，我们兴奋地向雪地奔去，我想先与驾驶员合个影，但他则掏出自己的手机先忙着给我们每个人照相，然后再与我们合影。

冰川上虽然白雪皑皑，但并不太冷，我只穿了一件毛衣加外套。冰川太漂亮，太纯洁了，晶莹剔透的一片白雪，让人真舍不得踩下脚，白云在身旁涌动翻滚。我们拿着手机照个不停，还没过瘾，驾驶员便催着我们返回机舱，抓紧让第二批人员上来。我们只得依依不舍地坐上机舱。等驾驶员发动飞机后，他居然一边开飞机，一边拿出刚印好的冰川上的照片分给我们每个人。我真不知他什么时候做好的。同行的小朋友飞飞说，你们在拍照片时，我看见他在飞机尾部摆弄一台电脑。他印好的照片是20纽币（合86元人民币）一张，大家都买下了，速度之快，简直是印钞机了。我们共分三组上飞机，当第三组上冰川时，天已变暗，驾驶员催得更紧了，他们几乎在冰川上只待了不到五分钟，飞机降落后，宣告关闭起飞通道。后面排队的游客好不扫兴。

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中巴上，天下起了小雨，不一会，大雨倾注。“老天爷真是太恩赐我们了！”大家在车上不约而同欢呼起来。

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要服务，更要细节

胡海明

早晨上班乘坐公交车，经常会遇到车厢内的一些座位湿漉漉的，给乘客们带来了诸多不便，有的乘客不得不选择站着。晴天也如此，怎么回事呢？向司机询问才知道，公交公司为了确保营运车辆环境整洁，订有一个很好的规章制度：营运车辆出车前必须经过里外清洗。哦，原来如此，那一摊摊积水自然是负责车辆清洗的师傅在用高压水枪对厢体外部进行清洗的时候，没有把车厢窗门全部关闭所致。

全面清洗保洁之举本身值得点赞，然而由于没有注意个中细节，却把原本受到称赞的好事办砸了。这本是小事，但笔者联系到自己平日生活所遇、工作所见，不由想到：我们推出的一些为民实事项目，初衷都是要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便捷，但常常由于缺乏通盘考虑，忽略了必须关注的细节，致使项目推出后因此非但没有得到点赞，反而听到的更多是牢骚声、埋怨声。

这样的事，大概我们每个人都碰到过吧。要改变这种现象并不算太难，只要工作中多做有心人，增强责任心，不闭门造车，多征询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心声，严格把好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就可以尽可能避免发生这种让人尴尬的场面。

灯花

而万一发生了，一时难以遽改，也不妨及时与群众沟通、向群众解释，这样就会化解不少矛盾。关键就在于，是不是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谋划实事？

山中漫步

葛岱绿

当东方破晓，曙光乍现之际，我已在半山腰的水库边散步。幸运的时候，还能观看到日出。每每在山间漫步，偶尔听见叮咚作响的泉声，就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当汩汩流淌的山泉出现眼前时，我往往驻足小憩片刻，掬一捧清水洗洗脸，感觉沁凉极了，整个人顿时神清气爽。

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去爬山。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不知是山泉的魅力，还是对于日出的盼望？抑或是生活过于沉闷乏味，想要寻觅新鲜的元素，以保持心中的激情。人到中年，周旋于各种琐碎俗务，日子渐趋冗繁沉重。渴望删繁就简，恢复身心的轻盈。那时居住在乡下父母的家里，推窗就能望见帽峰山。近水楼台，我选择了山中漫步，试图给心灵减压，幻想找回青春窈窕的身材。

“按时看日出”，绝不仅仅是浪漫诗意。那是“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仪式”，并从中获得激情与力量。尊重每一天的伊始，如同接受上天的恩赐。可是对于日出，有多少人殷切盼望？又有多少人熟视无睹？或慵懒迟起，或卷入生活的浪潮，因而忽略了激动人心的日出时分。忘记美好的一天，是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拉开帷幕的。话说回来，城市里高楼林立，现代人想要一睹日出的风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楼与楼逼仄的空间，或匆忙上班的途中，“迎来的已是煮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

七夕会 运动休闲

不无遗憾地承认，我总是错过日出。即使天天往山里走。不过，有一回起得格外早。当我在山中晃悠时，不经意间翘首眺望，只见天际有几束奇异的光，不动声色地从空中铺泻而下。周围的云层不断地在酝酿、变幻……